

香港文字故事系列(上)

字裏巷間承載香江特色文化 港味文字 燈火闌珊處覓新生

每個人或許都多少對香港的文化帶有濾鏡，每當提及時總會被各種連帶的思緒與情感攪動得情意綿綿。在許多的文化裏，香港街頭巷尾的文字是一絕，各式各樣的招牌閃爍着爭奇鬥艷，百花齊放。它們就這樣懸掛在街邊，在寬闊的馬路上，在喧鬧人群的頭頂，似在對人吆喝，又似是給街道的註釋。說來奇怪，五顏六色、毫無秩序的招牌湊在一起，不覺得審美疲勞，不感覺雜亂無章，反倒有些吸引，忍不住細細觀摩每塊招牌的設計，每一個地方都有可取之處，甚覺巧妙。但文化的傳承談何容易，香港文字在迅猛發展的科技世界中浮浮沉沉，未來的路將何去何從？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小巴水牌、霓虹燈牌、手寫招牌……當人文漸漸變成旅行中一項不可或缺的關注，這些極具本地特色的文字彷彿有種魔力，總能吸引遊客駐足打卡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了因字一生緣結「紅Van」的麥錦生，以及致力傳承霓虹燈手藝的胡智楷，聽他們講述香港文字如何從舊日的繁華中優雅轉身，逐漸變成可供觀賞的藝術，一種能夠保留的玩味。

從手寫水牌職人到小巴文化傳承者

紅色小巴是順應了香港經濟生活發展的時代性產物。它的出現、蓬勃發展及逐漸沒落，是一種不可控的，隨着社會狀態而變的結構性變動。它順應而生，順勢而去。小巴車那獨特的「水牌」，白底紅字，不變的地名以及逐步更改順應市價的車資，都成為了唯香港人所有的獨特記憶。現時在佐敦經營着巧佳小巴用品的麥錦生，人稱麥師傅，見證了紅Van的高樓蓋起，盛宴賓客。麥師傅與它共生，又再隨之漸漸轉型，成為了文化的傳承者。

鮮艷的紅色描下一個個目的地，極其醒目，遠遠便能看清，藍色是途經站，紅色是目的地。「佐敦道」絕對是麥錦生筆下最常出現的三個字，「與它最大的淵源就是最初寫招牌開舖，正好便開在了小巴的聚集處，」麥錦生回憶道，「寫『水牌』在當初是一門很好做的生意。」想起舊日香港，麥錦生口中的好些地名都讓人感到陌生得很，當初的碼頭多，小巴路線也隨之像蜘蛛網一樣盤結而生，「水牌」的需求便水漲船高，一路營收。

然而，香港社會在邁入高速發展的時代後，港鐵、巴士與各種交通工具也迅速推陳出新，紅色小巴卻沒有太多進步，「除了座位增加，有了冷氣之外，紅Van沒有什麼更新，又因為私營的關係，員工質素參差不齊，也是這一行不爭氣的地方。」麥錦生感嘆道。



●麥錦生因字一生緣結紅Van。

一些紀念品。」一直到现在，除了小巴牌，還有鑰匙扣、貼紙、海報等等，「地方名是沒法創作的，18區做完就沒了，年輕人就建議我寫『得意』的內容。」麥錦生回憶，「我們這樣的師傅是閉門造車的，很少和人接觸，很幸運有年輕人給出這樣的建議。」一傳十、十傳百，麥師傅的這面牆越來越大，種類越來越多。

一切都不是計劃中，「大概十多年前，我家人已經建議我退休，但是我的愛好就是寫字，」麥錦生說道，「越到現在，越有一種使命感，因為紅Van最終會消失，但都應該傳承下去，因為這是一個歷史。」而這一行業，目前只剩下他自己一個，這種責任感便越來越強烈。



●麥錦生以小巴水牌為靈感設計紀念品。



●霓虹燈牌和紅色小巴是香港特色文化。

資料圖片



●麥錦生的店舖既出售招牌，也打算成立小巴紀念館。

冀成立小巴文化紀念館

「2000年開始，招牌慢慢不用寫了，因為有電腦字體，但是小巴牌還是需要寫的，因為需要快、要靈活，一直到了接近2006年，小巴走下坡，小巴牌沒人買了，這個生意就慢慢失去了。但是好在有媒體的幫忙，很多朋友就知道『原來還有人在寫』。」麥錦生入行的時候只有20歲出頭，是最年輕的寫字師傅，「那時候只剩下我一個，便慢慢有些喜歡小巴的朋友來購買。」但是原本的小巴牌尺寸很大，香港寸土寸金，買回家擺放，顯得佔地方得很，「他們就開始建議我，不如將尺寸改進一下，做一些紀念品。」一直到现在，除了小巴牌，還有鑰匙扣、貼紙、海報等等，「地方名是沒法創作的，18區做完就沒了，年輕人就建議我寫『得意』的內容。」麥錦生回憶，「我們這樣的師傅是閉門造車的，很少和人接觸，很幸運有年輕人給出這樣的建議。」一傳十、十傳百，麥師傅的這面牆越來越大，種類越來越多。

「走火入魔」的一代「文字師」

特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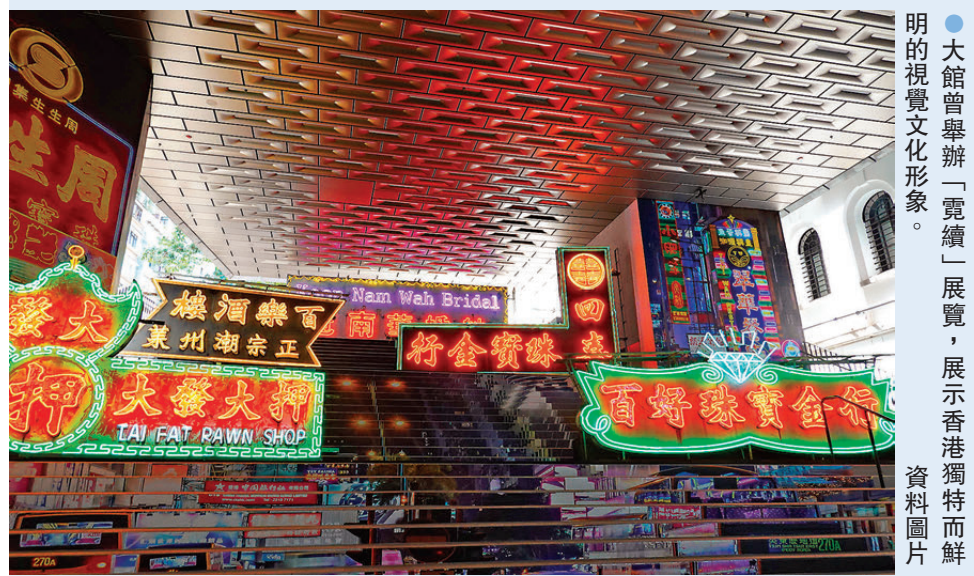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招牌製作師傅歐陽昌被尊稱為「文字師」，他以北魏體作變體的真體字書法而著名，同時亦發明仿石紋物料發光彩。若要追溯的話，已經是40多年前，那時候的歐陽昌年輕，來到香港便以字謀生，店舖於北角駐紮長年。早年歐陽昌的字畫店以招牌為主，全盛時期有工廠，員工亦有30來位，可見全然是種商業運作。據網上資料看來，直至2020年時全港仍有過千招牌出自他手筆，可見規模之大。近些年店舖沒有了，說來可惜，但其實也不過是一種社會發展的自然流失罷了。爾後歐陽昌遷往元朗，中間有有心人要他出山到上水一間店舖寫字、寫揮春，但中間幾經波折，亦因不堪經營又再作罷。記者在了解其生平後試圖聯繫他，通話中他稱自己有社交網

絡賬號發布作品，是「中國大網紅」，擁上百萬粉絲，「勁過劉德華」。但據記者搜尋後發現事實與其講述並不符合，反倒在某網絡平台上他發布的視頻作品似有些「走火入魔」的狀態。有來港旅遊的愛字者專門去尋他，交談中似乎也覺得這位「大俠」言語並不如常，彷彿沉浸在自己的字畫世界中。亦有網友提到他遇：「落戶在上水的時候我找了他四次遇不到，店員說他是閒雲野鶴，能遇上一切都是講緣分。」

時勢造人，世代更迭亦決定着行業跌宕，與文字交手了一輩子，相信歐陽昌對自己信仰的真體字書法至今堅持，亦惟有堅持。但隨着手寫字不再是主流，真正賞識的人又有幾個？在藝術中「走火入魔」恐怕是一種必然了。



●內地網友囑匠尋跡香港拍下歐陽昌的照片。



●大館曾舉辦「霓續」展覽，展示香港獨特而鮮明的視覺文化形象。資料圖片

霓虹燈的文字是不會消失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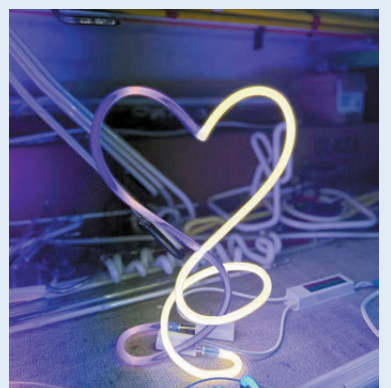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，一部以霓虹燈招牌為主題的電影在香港院線上映，由張艾嘉與任達華主演，講述一個為亡夫完成遺願，重建已被拆卸的經典霓虹燈招牌的故事。一齣好戲雖然簡單，霓虹燈光管的製作卻是困難重重。在電影製作的過程中，便邀請到了為霓虹燈耕耘半生的胡智楷作為技術指導，從零開始，由烤火、曲管直到點亮一盞霓虹。

霓虹燈當然不是第一次出現在香港電影中。作為香港電影的常青配角，霓虹燈便是這座城市的背景板，有了那花花綠綠的襯托，即便不是熟悉這裏街道的人，也能一眼便認出，尖沙咀、油麻地、灣仔……悉數數出。《燈火闌珊》與霓虹燈本身，其實擁有同樣的特質，談的都是失去與留戀。

胡智楷入行早，但毫無意外，因父親本就是招牌安裝師傅，他也就由暑期工開始，再順勢進了這一行，「入哪一行對我們來說，沒有什麼計劃，都只是賺一口飯吃。」胡智楷說，「當初的年代，家裏有七個兄弟姐妹，父母實在沒辦法有精細的打算，各自能讀書便讀，不能便找份手藝學。」話雖如此，好歹也圍繞着霓虹燈轉了40多年，箇中感情只可意會不可言傳。



●胡智楷是香港現存為數不多的霓虹燈師傅。



●霓虹燈也可以變身成為藝術品。

霓虹招牌搬進展館化身藝術品

M+自2013年起收藏部分遭清拆的霓虹招牌，也收藏了大量霓虹招牌的檔案，包括設計繪圖和照片文獻。M+之所以收藏霓虹招牌和相關檔案，旨在肯定霓虹招牌在香港視覺文化中的重要角色。當其他材料出現之後，霓虹招牌已經沒有競爭力，「以前的角度比較會提到霓虹燈這個行業已經式微，但我並不這樣認為。」胡智楷說，「但屬於霓虹燈的文字是不會消失的。」對於這一點，他非常堅信，「在我會做平面字體之後，我就知道霓虹燈還有很多可能性，例如作為裝飾品放在家裏、餐廳，這個市場也很大。」但是霓虹燈裝置用的工夫多，「要想、要設計，再加上平面的霓虹燈好做，立體的卻非常困難。」

很多人開始重視香港逐漸失傳的手藝，霓虹燈便從平平無奇的街頭物件變身為藝術品，「在LED出現之前，大部分『像樣』的招牌都是霓虹燈製作的，所以那時候就有大量招牌出現。在我們的年代，提到這個行業，不會有人特別關注，但自從有人開始關注以後，便發現，原來當中牽涉到很多技術與手工，單是曲光管就已經是困難的學問。LED相對來說，是比較簡單的。」胡智楷說。



●電影《燈火闌珊》劇組中不論是演員還是製作團隊，都對霓虹燈情有獨鍾。資料圖片